



苗绣：穿在身上的“无字史书”

□ 武 星



贵州省毕节市黔西市新仁苗族乡化屋村是苗族聚居地，民族特色鲜明，被命名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2021年2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到贵州省毕节市黔西县（现“黔西市”）化屋村考察时，点赞苗绣、蜡染等少数民族非遗技艺和文化，并与蜡染师彭艺亲切交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族的就是世界的。特色苗绣既传统又时尚，既是文化又是产业，不仅能够弘扬传统文化，而且能够推动乡村振兴，要把包括苗绣在内的民族传统文化传承好、发展好。

“罕见的上古文明活化石”

苗族是由中原迁徙到云贵高原的古老民族，由于没有文字，苗族人民以针线为笔墨，将创世神话、迁徙历史和细腻情感，镌刻在服饰之上。因此，苗绣不只是单纯的民间工艺品，而且是一部记录了文明源头的“无字史书”，具有承载文化记忆的重要功能。著名作家阿城在其所著的《洛书河图——文明的造型探源》一书中称赞苗绣是“罕见的上古文明活化石”。

历史上，苗族经历数次大迁徙，形成多个分支，传统服饰和服饰上的刺绣纹样，成为各个支系之间相互区分、每个支系内部相互认同的重要标识。不同的苗族分支，具有不同的苗绣表达。透视苗绣图案，可以观察到这个古老民族朴素的人生哲学。比如苗绣中大量出现蝴蝶纹饰，源于苗族认为蝴蝶是他们共同的始祖和信奉的母神；苗绣图案中存在着大量的太阳纹、云雷纹、山川纹、折枝花卉和各类动物纹饰，

体现出他们对大自然的崇拜；苗绣图案中的葫芦、石榴、葵花、蝴蝶、鱼等纹饰，寓意着他们对儿孙满堂、粮食满仓的希冀等。贵阳苗疆故事民族服饰博物馆馆长曾丽在其所著的《苗绣图源》一书中收录了100幅古老正宗的苗绣传统纹样，每一幅都有着史诗般的故事。

2006年，苗绣被列入中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苗绣的历史文化价值一方面体现在其图案中记录的族群历史、纹饰中流露的朴素哲学，另一方面体现在其艺术呈现和工艺造诣上的精妙绝伦。目前共有花溪苗绣、雷山苗绣、剑河苗绣、凯里苗绣、台江苗绣、松桃苗绣、湘西苗绣等7处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从绣法上来说，苗族刺绣大致有平绣、锁丝绣、扁带绣、梗边绣、打籽绣、布贴绣、堆绣、锡片绣、破线绣、蹉绣、挑花等。其风格技法迥异，在刺绣的基础上同时运用蜡染、织锦等装饰手法，色彩鲜明、图案丰富。习近平总书记化屋村考察时称赞道：“苗绣既是传统的也是时尚的，你们一针一线绣出来，何其精彩！”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苗绣既传统又时尚。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赋予新时代的苗绣蓬勃生机。一方面重视原汁原味的传承，将老祖宗的东西原原本本地传下去，认真真传承好国家级非遗项目，这是苗绣的根，也是历史的见证。另一方面则着眼于市场的需求，在传统苗绣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发展，将传统技艺和当代审美相结合，将

传统手绣和数字化、智能化生产线相结合，将苗绣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时尚潮流之中，使之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

苗绣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苗绣超越民族手工艺之外的大美，渐渐惊艳外界，被世界看见。20世纪80年代，日本工业技术中心研究员鸟丸贞惠来到中国访问，无意间接触到中国苗绣，苗族丰富的纺织工艺与文化，令她震惊。随后她开始走遍中国贵州大小苗寨，记录苗族民间服饰手工艺。其女儿鸟丸知子受母亲的影响，随后加入到此项工作中来，母女二人接力30年开展田野调查，著成《一针一线：贵州苗族服饰手工艺》一书。2003年10月，国家民委推出的“多彩中华——中国民族服饰展演”作为法国中国文化年开幕式，在巴黎卢浮宫上演，苗绣作为开场展示，将台下的世界著名服装设计大师皮尔·卡丹深深吸引。2023年9月24日，由贵州省政府主办的《中国苗·艺术展》在意大利米兰开展。上百件贵州苗绣珍品惊艳亮相，繁复精美的纹样图案、细腻绣制的手工艺，展现了贵州苗绣源远流长的艺术风采，成为2024春夏米兰时装周一大关注焦点。国际时尚界人士对苗绣的技艺之珍和品相之美称赞不已。

既是文化也是产业

苗绣既是文化也是产业。2013年，贵州省政府下发《关于实施妇女特色手工业产业锦绣计划的意见》，十几年来几十万绣娘、画娘、染娘依靠自己的一双巧手过上了管着家、背着娃、绣着花、美了自己、富了家的锦绣

新生活。2021年，贵州省委、省政府印发《关于加快推进贵州苗绣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行动方案》，提出“通过三年左右时间的努力，把苗绣产业打造成为国内领先、国际知名的优势产业，初步实现产业化、时尚化、国际化、品牌化目标”，并明确了重点实施“六大工程”确保目标实现，有力推进了古老文化与现代文明的碰撞与融合。贵州省围绕做好苗绣文化产业这篇大文章，成立由省领导领衔的贵州省苗绣产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积极培育苗绣经营主体，支持成立苗绣产业协会；建设基础纹样数据库，采集苗绣纹样并进行版权登记；推动苗绣文化进学校、进村寨、进社区，组织开展贵银·苗绣职业技能大赛；建设苗绣文化中心、化屋苗族文化空间等一系列非遗传承体验空间，为苗绣走进现代生活提供可知可感的体验场景。

苗绣文化产业蓬勃发展，在促进脱贫致富、乡村振兴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化屋村已成为非遗助力乡村振兴的典型案例。文旅、民宗、乡村振兴等各级各部门联动，在化屋村建设特色田园乡村、“化屋苗绣工坊”等项目，创作大型苗族歌舞实景舞台剧目《苗韵化屋》，共同打造“化屋苗绣”品牌。在贵州，苗绣助力乡村振兴，化屋村并不是个例。“苗绣助力就业减贫——贵州省施秉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案例”入选第三届全球减贫最佳案例，“苗绣：绣出就业致富新生活——贵州舞水云天非遗工坊典型案例”入选2022年非遗工坊典型案例……苗绣，“一针一线绣出来，何其精彩”，绣出越来越精彩的新生活！

“新中式”这一概念首次出现于2002年前后，最初应用于家居设计，后呈弥漫之势，拓展至园林、家具、景观设计、饮食、服饰、旅游等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最近两年，新中式在服饰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新中式作为一种时尚和思潮，不仅反映了生活方式的变革，更体现出深层次的文化革新。

新中式服装突出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

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为主干，儒家文化强调服饰的社会性和文化性，不同的身份、不同的场合，服饰的材料、形制、服色、图案、工艺、配饰等，皆有一定之规，不可随意僭越。但所谓“华夏衣冠”“衣冠文物”，不过是一种理想状态。随着社会的演进、朝代的更迭，“礼崩乐坏”的现象时有发生，新王朝总要“改正朔，易服色”。服饰总是在继承的基础上有变革，服饰文化因而不断丰富。再者，中国地大物博，“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各地服饰亦别具特色，白居易在诗中提到的“衣服一方殊”，即是指此。此外，中华文化素以开放包容著称，总是不断吸收周边少数民族文化以及异域文化，进而融为一体。战国时期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汉代“凿空”西域，打通丝绸之路；汉灵帝“好胡服”；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胡汉民族交融；唐代胡风盛行、“胡气氤氲”；辽、西夏、金、元、清，皆为少数民族政权，不断汉化。凡此，皆将包括服饰在内的少数民族文化融入中原文化之中，使得服饰文化变得丰富多彩。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突出的创造性，注重天人的融合。勤劳质朴的中国先民，巧于因借，取之自然，创造了难以计数的物质文化。以服饰材料而论，中国人最早学会养蚕织布，丝织品是最重要的服饰原料。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河南的花锦，山东的冰纨、文绣、绮、缟，风行全国。南方吴越产细麻布，北方燕国生产毡裘毛布，西域胡族有细毛绒毛氍，楚国印花绸子，皆为名贵衣料。普通大众的服装，则以棉、麻、葛、藤等寻常植物为材质。新中式服装常用真丝、绢、棉麻、锦缎、绣花面料以及丝绸混纺面料。其中较为名贵者，如“中国三大名锦”云锦、宋锦、蜀锦，以及香云纱、杭州织锦等。

中国传统服饰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就有数十种，如顾绣、苏绣、湘绣、广绣、潮绣、蜀绣、汉绣、苗绣、黄梅挑花，满族刺绣、维吾尔族刺绣等少数民族刺绣，还有蜡染、扎染、印染等。它们凝聚了我国各族人民的手工造物智慧，传承至今，为新中式服装的制作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和谐统一，透出诗性精神。中国有着极为丰富的色彩体系。传统颜料源于自然界的植物、矿物或动物，纷繁多样。仅《红楼梦》中提到的绿色系，就有铁青、石青、佛青、靛青、青绿、水绿、石绿、葱绿、鸭绿、新绿、松绿、柳绿、翡翠等，令人眼花缭乱。色彩的命名则充满诗意，引人遐思。如绿色系的春辰、碧山、兰苕、茭荷、官绿，是新中式的常用颜色。再如东方既白、品月、昌荣、齐紫、秋香、落霞、浅云、皎玉等，皆富东方美感。中国传统文化亦注重颜色的配合，《红楼梦》中的丫鬟莺儿就是个色彩专家，她提到了松花配桃红、葱绿配柳黄，“大红的须是黑络子才好看的，或是石青的才压得住颜色”等观点。这些传统经验，也被应用到新中式的色彩搭配之中。

中国传统文化追求现世幸福，富有伦理色彩。中国传统的图案与纹样异彩纷呈，它们或取之于人们所生活的自然世界，或源于和异域的交往。我们所习见的，如龙纹、凤纹、麒麟纹、龟纹、蛙纹、蝙蝠纹、鱼纹等动物纹，百花纹、团花、莲花、忍冬纹、缠枝、卷草等花草纹，飞天、人面舞狮、婴戏、仕女、八仙等人物纹，云雷纹、回纹、锦纹、云纹、万字纹、漩涡纹等几何纹样，它们皆是“有意味的形式”，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寄寓着中国人对高洁情操的赞颂和对美好生活的期许。

中国传统文化推崇含蓄之美。传统服装常见设计有立领、斜襟、对襟、方襟、交领、云肩、盘扣、盘组等。新中式服装之中，常能见到如对襟盘扣、对襟直领、斜襟系带、方襟盘扣、简约方襟等款式，给人以内敛含蓄的美感。中国传统文化强调观物取象，仅盘扣就有各种形式，如玉兰花扣、凤凰扣、八珠扣、蝴蝶扣、花篮扣、一字扣、琵琶扣、蜜蜂扣、葫芦扣、牡丹花扣、枫叶扣、丹凤朝阳扣、莲花扣、郁金香扣等，不胜枚举。

以上所述服饰的材料、工艺、色彩、纹样、款式，极为多姿多彩，它们通过适当的搭配和创造，可以展现出无穷无尽的新貌。中国传统文化，是新中式服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

新中式服装传承中华审美精神

新中式服装瑰丽多姿，承载着深厚的中华文化内涵，映照中华审美精神。礼乐是中华文明的核心。礼乐对外呈现为各种仪式之中，对内注重个体德性的涵

『新中式』服装掀起传统文化新风尚

□ 李修建

养，此乃儒家文化的精义。其审美精神，可用“典雅”二字概括。“典”有法则之义，“雅”有中正之义，意味着不偏不倚，合于规则与法度。孔子“恶郑声之乱雅乐”，是因为郑卫之音太过直露奔放，“淫于色而害于德”。除了音乐，出现于仪式场合的诗、赋、颂、诏等诸般文体，乃至书法、绘画、服饰、建筑等其他艺术形式，皆需庄重典雅，体现出正大气象。历代服饰，尽管屡有变迁，但受礼乐文明规约，在仪式场合和日常生活之中，着装皆有相对严格规定，所着服饰要契合场景、身份与地位。当代社会，虽然已无传统的等级制度，但仍有各种各样的仪式活动，对于着装依然有所要求。饱含传统文化内涵、兼具时尚气息的新中式服装近年来常常作为“正装”出场。这些服装，或雍容富丽，或庄重肃穆，或清新优雅，令人耳目一新。

典雅还有脱俗之义，与道家美学息息相关，这是魏晋文人阶层兴起之后出现的文化新貌。唐代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中描述“典雅”，其文曰：“玉壶买春，赏雨茆屋。坐中佳士，左右修竹。白云初晴，幽鸟相逐。眠翠绿阴，上有飞瀑。落花无言，人淡如菊。书之岁华，其曰可读。”这一审美境界，为汉魏以来的文人所崇尚，历代文人的山水诗、水墨画、行草书、宋瓷等文艺作品，无不显现此一追求。体现于服装上面，便是魏晋名士的褒衣博带，羽扇纶巾。道家意义上的“典雅”，镌刻在中国人的文化记忆之中，当代人对其依然神往。这种审美情感在新中式服装上得到了绝佳体现，新中式服装常吸收梅兰竹菊、水墨等图案元素，以蓝白色为基调，给人超尘脱俗的美感。

自然与含蓄。在中国传统美学中，自然乃最高的境界，自然即是自然而然，不假修饰。在审美欣赏中，“芙蓉出水”之美最受青睐。《二十四诗品》描绘“含蓄”为“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宋代严羽评价盛唐之诗：“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含蓄的表达必然简约凝练、不事张扬，言约而旨远，给人无限回味。“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自然与含蓄之美，透着空灵，充满禅意。在新中式服装中，“禅意新中式”颇受青睐。禅意新中式表达的是一种随性适意、自然含蓄的美学追求，多用麻料等材质，设计简约、色彩素雅，“半溪明月，一枕清风”，给人清、简、净、幽的美感。

新中式服装美不胜收，所内蕴的文化价值和审美精神渊富丽。可以预见，新中式服装会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与喜爱，会越来越多地出现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这反映了我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与迷恋。



科学家精神如何更好地融入科学教育

□ 曲一歌 孟建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学成就离不开精神支撑”，要“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2023年5月，教育部等18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的意见》，提出关于“推进基于探究实践的科学教育”的构想，强调要“培养科学精神、提升科学素质、增强科技自信自立、厚植家国情怀，努力在孩子心中种下科学的种子，引导孩子编织当科学家的梦想”。为了将科学家精神更好融入科学教育中，全国许多中小学纷纷制定各种方案，开展了一系列科学家精神进校园、进课堂、进头脑的活动。推动科学家精神融入科学教育，已经不再仅仅停留在观念层面，而是已经切实地转化为实际行动。

由于受传统科学教育观的影响，科学家精神在融入科学教育的过程中，更多停留于科学教育的课外活动中，尚未完全融入科学教育之中，具体表现为：

其一，科学知识 with 科学价值观的分离。目前，虽然科学知识 with 科学价值观均已纳入科学教育的课程目标，然而，二者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评估体系中难以真正贯通起来。完整意义

上的科学教育，不仅应当包括科学知识的教育，而且应当包括科学探究能力的教育。更重要的是，还要包括相关的情感态度与科学价值观的教育，也就是科学家精神的教育。然而，由于受狭隘的科学教育观的影响，目前不少的科学教育往往变成单一的关于科学知识的教育，很难涉及关于科学探究能力的教育，更难涉及关于科学家精神的教育。

其二，教书与育人的分离。由于科学知识教育在整个科学教育中占主导与支配地位，因此，在科学教育的目标体系中，“科学知识”显然是硬指标，因而被纳入到考核体系，并且有明确的考核标准；而“科学探究能力”和“科学家精神”是软指标，难以纳入到考核体系，也难以有明确的考核标准。由于硬指标同学们的考试和升学直接挂钩，因此，科学教育往往成为以教科书为中心的知识和以考试为导向的应试教育。也就是说，教师在科学教育中的角色主要偏重于“教书”，偏重于传授书本上的科学知识的课程目标，然而，二者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评估体系中难以真正贯通起来。完整意义

的培育，特别是关于科学家精神的培育。

其三，读书与做人的分离。由于科学知识教育在整个科学教育中占主导与支配地位，使得“科学知识”变成科学教育目标体系中的硬指标，而“科学探究能力”和“科学家精神”成为科学教育目标体系中的软指标；又由于教师在科学教育过程中偏重于“教书”，相对忽视“育人”，对学生的直接影响很容易造成读书与做人的分离。学生在科学教育中的角色主要偏重于“读书”，偏重于学好书本上的科学知识，偏重于学好关于科学知识的考试能力，而忽视了怎样提高科学探究的能力，特别是怎样学习科学家的精神，包括科学家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为什么科学教育会导致科学知识 with 科学价值观、教书与育人、读书与做人的分离？从根本上看，狭隘的知识论的科学观是导致“三个分离”的主要根源。

因此，要从更广阔的视野中来理解科学，即将科学理解为一种人类在不断创造着的文化。科学文化大致包括形而下和形而上两个层面。知识、制度和器物属于形而下层面，是科学文化之

